

外国文学大系

沙漏——外国哲理散文选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国文学大系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 :学苑音像出版社 ,
2004. 5

ISBN 7 - 88050 - 383 - 8

I. 辉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外国—故事 IV. I001 -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995 号

外 国 文 学 大 系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4100

字 数 56 00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1 - 5 000

书 号 ISBN 7 - 88050 - 383 - 8

定 价 10080.00 元(全 1008 册)

沙 漏

梅特林克

田智 译

我们常会面对不可知物。那么，我们不妨一开始就畅叙我们对此的理解。亨利·朗贝尔先生撰著了一篇才华横溢的论文，篇名是《关于物理演变和能量玄学的假设》，他的文章一语破的，这是唯一现实、理智和逻辑的态、度，超越了一切神秘主义、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，持此态度的人面对冥冥的未知，丝毫不梦想承认冥冥未知或许可知：而是努力知之。

于是，我们便有了“不可知物”。这个并非合适的字眼显得过于武断，除非我们醒悟：不可知物永远只属于个人永远只是暂时的。不可知物的存在，仅仅相对于你、相对于我、相对于我们每一个人。倘若照字面理解，它会将人幽禁于神秘之中，毫无逃脱的希望。但是，我们每天都从曾经幽禁我们的神秘中浮现出来。不可知物只是更高范畴的冥冥未知，比我们无忧无虑、冒昧探赜的冥冥未知更玄虚、更渺茫。它本不存在，但将成为明日的未知。我们缩小了不可知物的疆域，以同冥冥的未知奋战。

一旦最棘手、最紧迫的问题得以回答，一个声音便永远在黑夜里回答我们，仿佛那只是人皆有之的潜意识同谋的声音。

亡人享有特权。我们遗忘了他们的过失；我们只记得那些会原谅他们的东西；我们只夸大他们的善良品质。纵然是身后发现的邪恶、罪过、背叛和堕落，我们也几乎视而不见；似乎不可能让死者对某些事负责，他们若是活着的话，这些事会令他们惶惑之极。他们逝去之后，我们才开始热爱他们，真挚、笃诚而深厚。

对于生者和死者，我们为何不一视同仁？一视同仁，生命便是美丽的；亦是安逸、悦人和微笑的。但我们从未这么做。难道说，那是遥不可及的么？

时间是永恒的零么？空间是无限的零么？

“当一切伟大或渺小的死者位立在御座之前”（《启示录》语），那将怎样呢？依然是每日发生的一切。我们肉体和精神中的那一切生命，曾经长久仁立在永恒的御座前，亦将永远伫立在永恒的御座前。

我们深信，对于我们暂时钟爱的友人，他的亡故亦将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鸿沟。

对于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所知甚少，这是我们永远的遗憾。他们仿佛只在亡故之时，才表现自己。他们若是死而复活，瞬间就会丧失死亡所赋与他们的一切。

死者不像生者那样极易失去爱，他们珍藏着我们的爱，直至我们也化为黄土。

吕歇尔·德·夏托布里昂写道：“没有任何事情像死亡那样，将我们驱离了未来。”她所言极是；死亡即是我们的全部未来。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幸存者便逝去了，未来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已不再属于未来。

神秘的吕歇尔的话，丝毫不容辩驳。更确切地说：没有任何事情像死亡的思想那样，将我们驱离了未来的岁月。

我们若能像远眺昔日那样，远眺未来，那从未存在的乌有就不会像消逝

的生命那样令我们颓丧。

我们为何不如此远眺未来呢？生命的习惯，即是学会求知。昔日和未来对今日的影响几乎毫无二致，这种影响的唯一依傍，即是我们自己。

自童年起，人们就毕生守望着那不知名的未知，他们认为，他们守望着那遥遥无期的未知。他们迫不及待，就像在荡气回肠的恋情中，迫不及待地盼望第一次幽会。直至最后一刻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他们渴盼已久的冥冥未知不过是死亡罢了，有人一无所为，静心守望；有人则煞有介事地忙碌，他们没有那么悲哀。但实质上，他们的生命是一样的。

在思索的瞬间，我们才真实地活着，沉思是生命中唯一敏锐的瞬间。一切思想必是忧郁的，尘寰之中，人的命运仅只是悲剧，终于悲哀、痛苦和死亡。然而，一位美国哲人曾说：“宁与柏拉图同悲，不与槽猪同乐。”

想想：我们那秩序井然的宇宙将溃陷于混沌（如若混沌可能存在的话）。茫茫混沌之中，必将出现新的秩序，否则，混沌本身即是秩序。新秩序会优于旧秩序么？何以如此？秩序摧毁后的发展、新秩序的诞生，必有无数机会浮现在先于一切时间的永恒里。即使是毫无意义、永无止境的发展，我们亦应臻于完美。未臻完美，是因为完美并不存在——不仅绝不存在于我们的地球，亦不存在于一切星球。假如某个星球已臻完美，已至全知全能的境界，它就会竭力让茫茫的宇宙受益予它的完美。谁能阻止呢？什么能阻止呢？

什么是完美？难道不是稳定、静止、永恒和死亡么？渴望完美，或许是我们最可怜的精神弱点。

严格地说，人，能够想象一种空间的混沌，于是，我们亦应该想象时间的混沌。时间的混沌是怎样的呢？

我们永远不要裁决自然，责备自然，谴责自然。我们应该裁决自己，责备自己，谴责自己，因为自然赋与我们智慧和理智，赋与我们攻击她的武器。贬低自然，即是贬低我们自己。

上帝对耶利米说：“我在子宫里创造你之前，就已深知你；你从子宫里诞生之前……”（《耶利米书》）我们那微细的细胞即可这样对一切尚未诞生的孩子诉说。

我们的思想着想超脱我们，最好就不要超脱尘世。它们离不开尘世，它们的渊源即是尘世。在异乡，思想有何作为呢？那无所不在的思想难道还有异乡？

物质失落的一切，被精神获取；精神摈弃的一切，返归于物质。

我们无须长途跋涉，去询问斯芬克斯，析请她的秘密。秘密在我们心中，一样的庄严，一样的渺茫，比斯芬克斯的秘密更生动。

我们的眼睛一旦凝望明星，我们便凝望着明星的光芒，虽然它已为亿万的光年所磨灭；我们建立了交流和联系。我们只须阐释。

不要幻想在死亡的时刻融入上帝、返归上帝，我们早已融入上帝。我们不可能身在他方，亦不可能找到上帝身外的地方。但我们仍不知自己已融入上帝。我们会醒悟么？在死亡之时，我们会醒悟么？这问题即是一切。

睡时方垂髻，醒来已黄发。我们在摇篮的旅途中，发现自己身在坟墓的边缘。

我们那么好奇，想知道生活在山侧那悦人的小镇里的人在做什么。你希望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正等待着死亡。等待也罢，不等待也罢，死亡总是如期降临。谁选择了那个时刻呢？毋庸置疑，是我们自己。

在我们的世界，生存的斗争是一切生命的基本原则——即，死亡所萦绕的生命——，在一切领域皆如此，只矿物界例外，矿物界的秘密仍不为人所知，何以这样呢？这难道不像想象爱的原则、善的原则和乐的原则那样轻松吗？通过爱、善、乐的德行，生命才欢乐而安逸。这难道不是一个烦人的象征么？世上发生的一切为何不发生在异域？世界为何该遭受这般奇特的诅咒？

我们在预兆中发现，未来常混淆于昔日。这岂不证明未来、昔日本相邻么？这岂不证明，未来、昔日一衣带水，共存今日么？

我们的一切都归功于亡人，他们不是死者，他们活在我们中间，或活在身体的细胞里，或活在灵魂的回忆里。我们不与他们往来，我们只与生者往来，他们曾经是、依然是，也将永远是那些生者。作为死者，他们已不再生存，他们从未给予我们生命的迹象。

有人曾问我，那微渺的胚芽和细胞永藏着对死者的回忆，这是什么意思。我说的是世代相传的神秘胚芽，深藏于男人和女人身上：染色体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，如让·罗斯唐所说：“遗传物质的特殊基因座。”远古的祖先将它们传给我们，活在我们身上；它们亦将永远活着，被我们传给最遥远的后代。也许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灵魂，但不再是无影无踪的灵魂，不再是假设的灵魂了。在显微镜下，不时会瞥见它们，它们的灵性比呼吸的奥秘要低么？

它们贮存着先辈的一切经历、一切禀赋、一切瑕疵、一切体魄和德行，这一切亦将永存于后辈的细胞里。它们代表着我们生命中一切活着的死者，也代表着一切即将诞生的孩子。它们是人类和民族的全部过去和全部未来，也将吸收我们的熟人留给我们个人的回忆，因为，我们置身茫茫的人海，亦是人类的后代。在这些细胞的生命里，我们仅只是一瞬，细胞的生命将如地球那么漫长，人类灭绝，它们才随之消失。它们珍藏着整个历史，甚至珍藏着史前史和人类未来的全部历史。

让我们谨记，在这方面，人类如此，天地间一切生命亦是如此。

幸福和悲哀：什么是命运的奥秘？我们应遵奉《福音书》的说法：“无人知之，天使亦不知。”

人死之后，我们为何不再纪念他的华诞？纪念仙逝的周年，即是纪念新生。

信奉灵魂的人与怀疑回忆的人，衣饰虽异，差异却远非我们所想的那么多。

生存即是浪掷我们所欠死亡的光阴，永恒的死亡，却不浪掷光阴。

让我们承认灵魂的存在，不因幻象的必要，而因我们要合情合理地告诉自己：不管你以为灵魂多么伟大、多么完美，它永远不会像主宰宇宙的灵魂那么伟大、那么完美、那么全知、那么强劲；否则，宇宙就不复存在了，或者说，从来就不曾存在。

那么，我是在叙说上帝吗？为什么不呢？怎样称呼“他”，随你心之所欲。名称于我，无关宏旨；我只断定，哪一个是。

对于“冥冥的未知”，或称上帝为灵魂，或称灵魂为上帝，或此或彼，毫无二致。

什么是存在与虚无的区别？一切与虚无，不存在任何比较。我们所谓的虚无即是存在，我们说不存在，即是创造了存在，虚无是难以想象的。勉强而思虚无，我们就将虚无化为存在；否则，我们的思想就没有价值。我们只

能否定其存在，以肯定存在。

人们辩道：虚无是邪恶的灵魂，是魔鬼，是上帝的敌人。这即是说，邪恶的灵魂并不存在；这也许是真理。邪恶的灵魂只能是我们的无知；否则，宇宙就不会存在，从来亦不曾存在；宇宙若不存在，什么会存在呢？那是无法想象的：一条鸿沟、一个真空、一个深渊？但是，鸿沟、真空和深渊永远存在于某物，它们必困于墙内；否则，它们就是无限而永恒的空间，就此而言，上帝没有敌人。若有一个敌人，他就不再是上帝了。

虚无是胡言；是疯话。

倘若我们只有“非存在”或“虚无”的敌人，那么我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除了我们的无知，我们还有敌人吗？这是终极的无知、难逃的无知、绝望的无知么？缄默的人永远学不会阅读么？谁会造次而言呢？

时间和空间都是上帝的存在。有了时间和空间，我们方能创造宇宙存在的思想。他不只在时空的核心；他即是时间和空间，或者说，是无限和水恒，我们无法想象改头换面的“他”。

记不清谁说过，我们能以思想消除宇宙万物，却不能消除宇宙。

说上帝创造了宇宙，说宇宙创造了上帝，是同样的无稽之谈。上帝和宇宙浑然一体，共同存在，无生无死，因一切永恒而存在。

让人们说，生命即是宇宙！宇宙若无生命，便不存在。我们可以艰难地想象出一个僵死的宇宙，因为我们的幻想是拟人的，并不知何为生命，何为死亡；但僵死的宇宙不是静止的宇宙，而是虚无的宇宙。迄今，我们仍不能表现任何虚无。

一切都是运动。要紧的不是运动的结果，而是运动本身。两种相悖而中和的运动，变成他物，遵循另一种方向。这一切的结局部必是漫无止境的混乱吗？为什么呢？这混乱只是我们视而不见的秩序。一无所失，一无所获，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无限所包围的容器里。万物不能逃离没有出口的地方；万物亦不能深入没有人口的地方。

我们难以领悟一无所失，我们以为，万物皆在外部，万物皆发生在我们身外；而宇宙中，万物皆在内部，万物皆发生在宇宙之中。

万物皆无终极，唯一可以想象的终极就是静止，或抵达虚无——不毁灭自己便不能存在的虚无。

我们告慰死者：“我们将会重逢”；这极可能。芸芸的组合在漫漫的岁月里，重新组合成今日的情形。这一切芸芸的组合意味着什么呢？在我们称为死亡的长睡中，它们倏忽即逝。因此，告慰死者：“聚首再相逢！”并非愚行，对于亡人，时间已不复存在。

我们若不在身外相逢，我们亦在灵魂里重逢，他们避在我们的灵魂里，我们必与他们相逢。

悠悠的岁月流逝之后，我们与众多的亡灵重聚，这又有何裨益呢？三四十年后，我们与友人相逢，却再也认不出他了。我们几乎无话可说。同我们从不交谈，却偶尔照面的邻人相比，他更淡然，更陌生。

一切先人、一切后辈若不活在我们的灵魂里，那么，他们仍活在来世吗？他们已活在来世了吗？迄今为止，我们毫无理由这么认为。但来世存在吗？为什么不呢？那只能是我们视而不见的世界，但是，说我们视而不见，即是说来世并不存在。

亡魂影响我们么？亡魂在我们的灵魂里么？当然！因为亡魂的生命在我

们的灵魂里，我们只能是亡魂。当然，我们深知，只有我们的先辈活在我们的灵魂里。异乡的亡魂、血缘不同的亡魂，只能以他们的回忆、他们的典范影响我们，——那是我们所唤醒的回忆和典范。

当亡魂仍在我们的灵魂里，仍在那微渺的胚芽中时，我们的后辈便已继承了我们一切思想的回声、我们一切经历、一切痛苦的果实，在出世以前的黑暗中，他们即准备受益于这一切！而我们那无影无踪的先辈，则默默地沉浸在新的获取和征服的欢乐中，——获取和征服我们那永恒的生命。

我们深信，我们的后辈将会认识和理解我们所不认识、所不理解的许多事情。在我们的灵魂里，在我们生命那黑暗的深渊，他们早已认识了总有一天会在耀眼的白日里学习和认识的事情，那一天，他们将如约降生尘世。

我们常常拥有他们将要认识、将要理解的事物，这是极可能的；因为，我们即是未来的他们；即便我们仍是我们的祖先。

可以这么说：我们的意识、我们的理智虽不知晓，我们却早已活在我们的本能中，活在我们那更真诚、更深沉的生命中，那是我们孩子的生命，亦是孩子的孩子的生命。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，正如我们依然分享着我们父母的生命。我们来自过去，纵然我们仍在今日，我们亦会步入未来。

只要我们活着，昨日和明日便会存在。当我们不复存在的时候，纵然我们仍是明日，我们亦将变为昨日。

在我的最后一本书《面对伟大的寂静》里，我幻想：我们熟知的亡魂和我们同宗的亡魂前来拜访我们，仿佛我们曾邀请他们参加午餐。人们亦可以想象相反的情景；这一次，演员是活在我们的灵魂里却仍未诞生的人。我们未来的孩子、我们的子孙后代，正等待着未来降生人世的时刻，他们将敲响我们的大门，闯入我们的饭厅。我们生育了那些将要参加午宴的人们，他们早已是未来的他们了，想想我们的茫然、我们的惶惑，想想我们的恐惧吧！……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工程师、化学家、发明家、冒险家、英雄、医生和罪犯呢？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奴隶和悲惨的苦命人呢？在消亡的人类中，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遗物呢？我们会目睹巨人或侏儒么？我们会目睹健壮的体魄或不治的堕落么？什么是生物学和医学呢？我们希望什么，恐惧什么呢？

那千年之后将代表我们的人呢？我们是史前先父的孩子，当我们在他的穴居前走下汽车和飞机，邀请他参加野餐，他会怎么说呢？我们的进化日新月异，我们今日正置危难之秋，难道岁月流逝之后我们不比他更惊讶么？

此时，我们需要亘古未见的先知天赋，三思之后，我们方知，从“先知”一词的可信意义和词源意义来看，从未有过先知。让我们将此留给每一个人，留给他心中的寂静和秘密，让他自己想象他那未来的孩子；那是他应得的孩子：也是他的奖励和惩罚。

我们一旦死去，我们就融入了宇宙。

时间之零以前是什么，有人曾经疑惑么？这就像询问非存在之前有何非存在，虚无之前有何虚无。虚无的地方，哪有存在？因为你所谓的虚无早已存在了。

什么也不能毁灭宇宙，宇宙的毁灭只能是新的建设。

我们只是那活着的死者。

死亡的时刻，我们丧失了理智的意识。但另一种意识、我们的潜意识，将支撑我们的整个生命，引导我们的整个生命，表现我们肉体生命和理智生命那一切基本的行为、一切繁琐得惊人的行为。我们丧失了肉体，便会丧失

这种意识么？这不是永远存在的么？这不会永远存在么？这不是非瞬息、非个人回忆的真实意识，而只是对民族、对族类、对电子的永恒回忆和一切回忆么？

我们的生命，毕竟只有一天，永远是同一天。我们在尘世的生命，或历经万年，或历经二万五千年，这无关宏旨。土鳖爬行十码也罢，爬行二十五码也罢，它永远只知道上鳖的欢乐与悲哀。

生存，即是遗忘死亡；死亡，即是遗忘生存。

死亡是永生，因为死亡是生命。

今夜的梦中，我分明看见了母亲的幻影，她替我承受不幸，或挡开不幸，或减弱不幸。我深信这种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多，芸芸众生有幸获得了不该得到的庇护。——那是回忆，抑或真实的存在？在我们身内：抑或在我们身外？回忆是否足以解释这些庇护的先见和效验呢？

对于生者的预感，我们一无所知。若是死者的预感，我们又知道什么呢？

精神主宰着宇宙么？什么精神呢？类似我们的精神么？我们有什么权利这么想象呢？宇宙即是精神。

人们大多享受着生命，因为他们忘却了他们还活着。

精神干预物质的世界么？精神无所不在，精神是物质生命的唯一力、面，是物质生命的精髓。

你若愿意，就称这精神为上帝吧！人们若同意你这么称呼，你立刻就会推断，他是你的上帝！你若是基督徒，他就是基督，你若是穆斯林，他就是真主，你若是佛徒，他就是佛；如此等等。我们早已有了分歧；我们不再说同一种语言：我们再也不能相互理解了。

我们的时间只是一个小小的幻想花园，那是我们在永恒那无垠的沙漠中开垦的花园。

让其他演员再演同一场戏吧：让我们不再邀请亡灵参加我们的盛宴，不再邀请未诞生的孩子，让我们邀请自己吧；即，在人生旅程各阶段的我们。你曾见哭泣而悲伤的婴孩吗？你曾见或骚乱、或忧郁的少年吗？你曾见或缄默、或善辩、但永远积极的青春吗？你曾见博览群书、傲视天下的迷人青年吗？你曾见此后一切辉煌的人生岁月吗？你曾见宁静淡泊的年华吗？我们谁也不认识了。我们将感到惊讶，有时亦感到有趣，而更多的是沮丧，我们只希望尽可能礼貌、尽可能迅速地离开盛宴……

生者就这么活着，死亡将临，他们才恍然大悟。

你以为一个天使、一个纯洁的精灵能沉醉于富有生命的肉体之美么？能沉醉于容貌、身姿、建筑和风景之美么？他必冷淡这一切，讨厌这一切，仿佛这是贫民窟孩子的破布娃娃。

天才即是无意识；即，一切的生命、万物的生命；瞬间便浮现在意识外表的宇宙生命。

我们虽不怀疑，但我们几乎可以深信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永远影响着我们那无影无踪的生命：永远影响着我们继承的生命，那是他人亦将继承的生命；永远影响着我们那永恒的生命，影响着我们的命运、我们后辈的命运。

柏格森说：“回忆是灵魂与物质的支点。”在人类的眼里，这是极真的，但这的确是空话，因为灵魂与物质只是一，并没有交点。灵魂是记忆的物质；物质是遗忘的灵魂。

什么也别询问，什么也别希望！只须期待恶劣的境遇，在寂静中默受。

死者留下的空虚不同于生者留下的空虚。后者只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填补的鸿沟；前者是一座坟茔，人们在里面珍藏着温柔而崇高的思想。

在死亡的时刻，那易死的，便死去了。然而，信仰者所称的灵魂、我们所称的回忆——那是我们将要传给后世的回忆——，并不随之消亡。回忆是灵魂，不受任何教义的压抑，任何怀疑都不敢否认其存在。在我们生命的深渊，回忆更亲近我们，比现实更真切。我们所爱的男人或女人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亲睹了他们的形象，但这形象仍在我们身外。经过死亡的道路，这形象已铭心刻骨，珍藏在我们的灵魂里，游荡，丰富：净化。我们悲悼亡魂，在他们身上发现的一切美德使形象更为崇高；于是，这些美德便成为我们的美德。伟大的亡魂享有特权，将忠诚他们的人的思想和情感提高到他们的境界，于是，在坟茔之外，他们一如在生命的旅途中那样，继续行善：更见功绩。

今夜，让我们沉睡，在百万个世纪后醒来——这只是永恒的一瞬。几颗明星微移，颜色微黄微红。或许我们将有新的太阳：或许我们将失去月亮。银河依然如故；宇宙依然是宇宙，超越于一切星系和总星系之上；即，性质、规律一如既往；没有革新，没有创造，万物永远与宇宙并存。出乎意料的，只是宇宙的永恒，我们无法察知，亦无法彻悟。百万个世纪之中，宇宙一分钟也未衰老。宇宙将仍如今日那么年轻，宇宙并不存在于时间里。

友人去逝了。他没有游入我的房间，唯灵论者过于敏感，以至不敢相信，不敢断言——我以为，这并非不可能——，但是，活着的友人从未像亡友那样骚扰我的回忆。这是奇迹么？随便你怎么说；万物皆是奇迹——凝望的清眸、歌唱的小鸟、潺湲的溪水，等等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未得阐释的事实。

回忆是永恒的，就像信徒的心灵。回忆就像心灵，有着欢乐与悲哀、奖励与惩罚、敌人和友人。回忆就像心灵，或升华而纯洁，或堕落而卑鄙。回忆的消逝，即是返归忘却，那不是虚无，而是回忆的无限；就像心灵只能消逝于上帝之中。

剥夺了我们生命的回忆、期望和死亡，将留下什么呢？生命再不能呼吸；没有空气，没有空间，生命将在狭窄的细胞里窒息而死。

回忆的衰退，即是生命高度的下降，这是可以看见的。当心！死亡已经不远了。遗忘一切的人，已感觉到将临的死亡。

生命的途中，有时仿佛可以听见“永恒”最初的吱嘎声。

人的幻想多么神奇！人类深知自己的渺小、宇宙的无限，深知没有来世，因为来世永远是万物的核心；但他永远不能摆脱梦想——梦想一个可以逍遥山林的世界。何去何从？这是他心灵高尚的明证么？这是崇高的抱负么？这是精神的狂妄，抑或无限的预感？绝非如此：这仅仅是愚蠢。

萦绕语言的寂静常比语言重要。神秘主义者告诉我们，人们只在寂静里向上帝诉说。

生命若如梦，死亡必清醒。这无疑是真实的，然而，清醒是返归我们不能像认识梦幻那样认识的现实么？这是我们正过游其中的梦。这即是死亡那伟大的奥秘。

时间消灭了死亡，至少消灭了死亡的恐惧。过去的死亡不再以恐惧惊吓我们，我们亦不再轻弹悲泪了。死亡已是老相识了。其中的死亡业已消失；那只是生命的回忆。我们所称的亡魂，只是那些被回忆的生者。我们凝视棺木里的亡人，就像凝视着我们的父母，在我们的眼里，他们不是死者，而是生者。人们会说，回忆逃脱了死亡；回忆企盼超脱死亡；回忆不与死亡共存。

时间是死亡的主人，死亡从不想反抗时间。时间消灭死亡、废除死亡、歼灭死亡，时间如此殚精竭虑，以至死亡已不复存在，也从未存在。在时间的面前，一切亡魂是什么呢？询问光阴吧：遗留的，只有生命的回忆。

死亡，即将恐怖地袭来，当死亡降临眼前的时候，几周之后便失去了威慑的力量，我们再也看不见死亡了。死亡消除我们的悔恨，擦去我们的泪水，将一切化作回忆。死亡并不直接进攻我们的回忆，而是取而代之，迫使回忆升入更崇高、更隐秘的境界，回忆在那里学会了融入随心所欲的生命，因为回忆将被传给我们的后代。沙漏与镰刀是不可分离的，它们将用自己的标记标明人类的一切居所。

我们抵及了死亡，却不知已经抵及死亡。死亡并不走向我们。死亡并不骚动。我们走向死亡，我们竭力遗忘我们别无去处。

死亡，不是不存在，而是不再是此刻的我们；死亡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他物。

惧怕死亡，便不敢思索死亡；养成思索死亡的习惯，便不再惧怕死亡。

不返归虚无，而返归宇宙的生命，返归永恒，返归无限，难道这不是返归上帝吗？你若认为不是，那是因为你的上帝仍是一个人。

永恒即是静止的空间里那静止的时间——永恒因无限而静止，永不变动，因为上下左右的万物皆是永恒。

就此而言，只要我们活着，时间和永恒、空间和无限，就只存在于我们的灵魂里。

繁星若不是寂静的，我们会听见什么呢？穿越以大的繁星会发出什么声音呢？声音若是存在，纯洁的精灵会听见么？除了我们，其它耳朵为何不能听见呢？迄今我们仍无法抚慰那些为母亲、孩子、妻子、亡友而悲泣的人。除了悲凉之词，我们别无他言。但时间的抚慰是无言的。寻得告慰之辞以前，难道我们不能像时间那样么？时间是怎样安慰他们的呢？一无所为。时间静默地流逝，那就够了。

在亡魂的房间里，我们不会发现坟茔外那生命的奥秘，任凭母亲和情人怎么热爱、怎么许诺，他们亦从未泄漏了点秘密。这些秘密只在我们的幻想里么？抑或我们不能听见，不能理解呢？我们一无所知的秘密有可能存在么？这是伟大创始的奥秘：黑暗；虚无；一切吗？

生命的长河中，我们永远孤独，甚至没有自己作伴，因为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，我们若不在日子和日子间沉浮，便在荣誉和荣誉、年轮和年轮间沉浮。

要结束孤寂，我愿意同孩提的我、青春的我共度余生吗？

人，永远不会彻悟：面对创造他的“他”，他能够对万物负责。

我们身上的亡魂，即是我们的亡魂，思索他们，即是思索我们自己；否则，我们就从不会思索他们了，甚至不会想到他们的存在。

但是，那在我们身外的人、我们一无所知的人：他们存在么？他们怎样了呢？

死者必然活着。他们的死，是不可理喻的。但是……

我们所忘记的为何不如我们所回忆的同样重要呢？珍藏我们的回忆、磨灭我们的回忆的规律是什么呢？身价相同的人，为什么一人死去、一人幸存呢？亡魂的回忆对生命有什么影响呢？难道不是亡魂的回忆迫使我们在某个时刻做出我们并不理解、令我们沮丧、惶惑的陌生决定和行动么？亡魂的回

忆难道不是我们命运那冥冥未知的要素么？

意识丧失后，什么将来临呢？还有存在么？万物皆系于此。如若一无所有，为什么抱怨呢？虚无岂不胜于“有”么，就此而言，我们所谓的虚无即是万物；即，他人只知道我们称之为上帝。

死者若不返归我们，我们就会返归死者，死者对我们的恐惧不同于我们对死者的恐惧么？

死者对复活的恐惧（如若可能）和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不一样大么？

学会永远不以希望而希望；那是一切英雄主义的奥秘。

毫无疑问，最幸福的人，在不幸的边缘、在死亡的边缘消度生命。

有人将你从一次深沉而仁慈的睡眠中唤醒，将你重新投入生命的烦恼中，就像唤醒被定罪的罪犯，将他投入死亡之中。你为什么唤醒我呢？亡灵会说，他如若复活……

上帝不能异于他创造的宇宙。他即是宇宙。他是一切存在，他不能是虚无。宇宙不是上帝，又是什么呢？是上帝的创造么？但创造只是上帝的运动。

我们生活在“隐形人”中；即，生活在我们不再看见的生命中，生活在我们仍未看见的生命中，生活在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的生命中。人，应该不时更新视野，提醒自己的盲目；否则，生命就会消逝于虚空，远离了现实。

通过肉体，我们方知真正的痛苦；其它一切痛苦都是幻想；甚至幻想也只能诞生于肉体。愤怒的上帝怎能永远折磨不复存在的肉体呢？怎能永远折磨只通过肉体或因为肉体而存在的灵魂呢？肉体仅只是一怀黄土罢了。像教义所说的那样重造肉体么？那与我们今日的肉体有何共同之处呢？我仍是我自己么？

我们不会死亡：我们消失，我们远奔他乡。哪里呢？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我们正开始领悟。

不要说，大自然憎恶虚空。大自然一无所憎，因为一切存在只是她自己。她只会憎恶我们对她的认识。但是，这些认识并不真正存在，她甚至不会怀疑这些认识会自以为存在。

人，拒绝相信他只是过客，于是便身遭一切不幸。作为一个永不离开的过客，他永远不会放弃那不解的迷梦……